

香港
直击系列

金河 著

香

江

五

广州出版社

香江王

• 金河 著
• 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顾岱肖风

香江王

金河著

广州出版社 出版
发行

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番禺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220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-80592-357-4/I·107

定价：14.90 元

引 言

香港是一块非常特殊的土地。这块土地上，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与种种黑暗怪异的社会现象并存共生，共同构成了这颗“东方明珠”的两个侧面。

本书把香港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——香港帮会作为描写对象，刻画了八九十年代帮会组织在香港湾仔地区的滋生、蔓延、发展、衰落，帮会内部的结义、救援、争权、杀戮，帮会与帮会之间为争夺地盘、争夺财富而进行的复杂暴戾的斗争，其中既有强悍凶残、枪战火战，亦有柔媚狡黠、艳计连环。全书反映了特定时代、特定地域中的黑社会人物和黑社会活动，对于读者观察和认识香港社会乃至香港黑社会，无疑将有所裨益。书中经历各异、性格各异、手腕各异而下场则一的帮会头目形象，给人以颇深的启示。

目 录

第一章	血火之路温柔之刀	(1)
第二章	纵横捭阖江湖恩怨	(40)
第三章	物欲情欲荒唐大演	(71)
第四章	四向出击狠字当先	(107)
第五章	枪枪夺命刀刀血见	(142)
第六章	艳计重重魅力无边	(175)
第七章	虎助柔羊羊逞凶焰	(214)
第八章	枭雄落难生死一线	(250)
第九章	飘摇风雨虎狼相煎	(280)
第十章	湾仔之虎威风八面	(318)
尾 声	仇杀情杀硝烟再现	(348)

第一章

血火之路温柔之刀

此刻，被削掉一只耳朵的人，双手正被反背着吊在墙上的一只铁环上，他的双足离地五寸左右，整个身子都悬空着。他呲牙咧嘴皱着眉头，不知是因为被吊着还是因为被削了一只耳朵或者两者皆有，总之滋味儿不太好受。不过他一声没哼，看来是条硬汉子。

一把雪亮的弯刀自上而下划了一道耀眼的光芒。随即，一只硕大的耳朵“嗒”的一声，落到了冰冷的地上。

此刻，被削掉一只耳朵的人，双手正被反背着吊在墙上的一只铁环上，他的双足离地五寸左右，整个身子都悬空着。他呲牙咧嘴皱着眉头，不知是因为被吊着还是因为被削了一只耳朵或者两者皆有，总之滋味儿不太好受。不过他一声没哼，看来是条硬汉子。

这时，肥大如猪的汉子走到了他的跟前，拎起他的头发扯着道：“你还挺坚强嘛！”说罢，猛然一掌击在他的伤耳上。

但他依然没有呻吟，没有讨饶。他的头晃动着，他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打他的胖子。

倒是打人的大胖子咆哮起来道：“你坚强，老子把你一刀刀刮了，烤着吃掉！你老母的，陈大辉，你有屁资格叫大辉！你是条狗！你去吃屎吧！你连狗都不如，你叫狗不如算了！”

这时，被吊打的人开口了：“章发辉，你要对你讲的这些话负责！我只是欠你二十万块钱而已，你不要这么猖狂。”

“老子猖狂你老母！老子猖狂你家姐！”胖子破口大骂，随又猛弹起一脚，踢在陈大辉的脸颊上。

陈大辉的头大幅度地左右摇晃起来，流血的地方，除了耳际外，又多了一处地方：嘴角。

但这时，陈大辉显然已感觉不到痛了，因为他已昏过去。

胖子依然没解气，大叫道：“拿冷水来！”

就有一个小青年提来一桶冷水，狠狠地冲在陈大辉头上。

陈大辉没有动静。

胖子切齿道：“他装死！他竟敢装死！阿坚，把他另一只耳朵也割下来，再斩下他一条大腿！”

持刀的阿坚当下走到了胖子身边，低声道：“辉哥，只怕不妥，会出人命的。”

“出你老母个命！今日就是要把他往死里整，然后割他的头去向陈新庆那杂种讨债！”胖子说着，又恶狠狠的补了一句：“借债不还，咱们不行刀立威讨回来，日后就别在湾仔混了！”

“好，我做了他！”提刀的阿坚咬了咬牙，便往陈大辉走去。

这当儿，突然传来一声断喝道：“慢！章胖子，钱我们送来了。”

话音甫落，便有一高两矮三个脸色冷峻但穿戴十分整齐的人走到了章胖子跟前。

章发辉傲慢地扬了扬头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。

这一瞬间，散漫地分散站着的几条彪形大汉，一齐紧肃地站到了章发辉的身后。很显然，他们是章胖子的保镖。

章发辉叼起一根雪茄。马上，一个保镖为他点了火。章发辉深深吸了口烟，徐徐把烟雾喷向来客中的高个，说道：“陈新庆，你把马远志、尹海皮两个难兄难弟都带来了，是不是准备在章某这‘古韵娱乐城’闹一场？”

高个冷冷哼了声，说道：“我们是来还钱赎人的！”

章发辉哈哈大笑，伸出肥硕的大手道：“把钱拿来。”

高个从怀里摸出一沓钱，但却没递向章发辉的手，而是说：“你先把人放还给我。”

章发辉猛然收住笑容：“先放人？姓陈的，你不是三岁小孩吧？是三岁小孩就赶快滚！这钱嘛，我章胖子暂时可以不要了，等我让弟兄们把这姓陈的狗不如煮来吃了，再去跟你了帐！”

“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高个身边两个矮个冷冷一笑，头歪了一歪。

顿时，一阵人影奔掠，起码有十把雪亮的弯刀围上了一高两矮三个人。

章发辉随即又破口大骂起来：“动手呀，怎么成了衰仔了？你们三个杂种，这些日子在湾仔强拿软诈、玩鸡弄狗，捞顺了，又想到老子的娱乐城搞搞震，是不是？！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要章大爷送你们上路去阴间？”

高个身旁两个矮伴当中脸色黑黑的一位终于按捺不住，大叫道：“章胖子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大哥

脾气好，我尹某却不是吃素的！”

章胖子猛地把咖啡往地上一甩，大骂道：“尹海皮，老子这古韵娱乐城，有你这头骚驴子说话的份？你射泡精子照照自己有多伟大！你这王八蛋，上次在‘好运来’卡拉OK厅耍骚，老子没割下你的骚根来，今日老子倒要瞧瞧你的骚根有多长，有多大，有多硬！来人呀，把他的裤子给老子扒下来！”

那尹海皮立时移动了一下站位，同时厉声道：“章胖子，你不要胡来！”

章胖子怪笑道：“不胡来，老子今日只是让你表演一下骚。你不是号称金枪不倒，一个晚上可搞八个女人吗？威得很嘛，老子今日就叫八条吧女过来，让你搞给老子瞧一瞧；你若搞不赢，老子就把你这条骚根割下来喂狗！”

那尹海皮并没有被吓住，而是冷笑道：“章胖子，你把老婆叫来，老子就搞给你瞧。”

“没问题！那八条女老子都睡过，都是老子的老婆。”章胖子说罢，又回头向一手下说：“去，阿坚，去叫八条女来。”

尹海皮说：“慢，八条女，起码要搞到天亮才搞得掂，章胖子，你得先把我弟兄从墙上放下来才行。”

章胖子说：“放人？好呀，你先把裤子扒下来，老子马上就可给他松绑。语毕竟真的伸手去扯尹海皮的裤子。

一只手挡住了章胖子的手：“章老板，请住。我们今日是来交钱赎人的，没心思看你的八个老婆和尹先

生表演搞。”

这只手精瘦如柴，手背上有三道醒目的刀疤，隐隐中透着一股煞气。这手的主人，便是被章发辉称为陈新庆的高个青年人——传遍半个香港的“庆哥刀疤手”。

当然，刀疤手再有名，章发辉还是不会放在眼里的。不过，他望了望高个，口气倒是缓了下来：“你眼中还有‘章老板’？看来还不至于无可救药。好吧，把钱拿来，咱们点完旧数，再看交配表演。”

章发辉话音甫落，那尹海皮的脸色已沉如死灰了。毕竟是人，再是放荡，也是禁不住‘交配’一词来形容自己的性行为的。尽管，有些性行为，和畜性交配并无二致。

而此刻，那陈新庆反倒脸上浮出了笑容，双手把一沓钱递到了章发辉手里：“请章老板点数放人。”

章发辉接过钱，眼一翻：“多少？”

“港币二十万。”陈新庆应道。

“港币二十万？”章发辉的眼中露出了两股逼人的光芒。

“是的，港币二十万。”陈新庆重复了一遍。

“是你个老母！你去死算了！”章发辉突然将一大沓钱全数摔在陈新庆脸上，手指骈戟点着他的鼻梁大骂大叫：“二十万就想赎人，你以为老子一班人马等你一晚上，就等你这点臭钱？你到底想做乜？你去死呀！”

陈新庆略略后退了半步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章胖子，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，是你亲口通知我，讲陈大

辉借了你二十万赌债，叫我带钱赎人的。”

章发辉森然道：“没错，是借二十万。可赌场贷款的行情你不识吗？你又不是食屎长大的，你不懂赌场借债规矩是过一日翻一番？现在已过了半日，你不多带十万块来，还想赎人？”

陈新庆的音腔霎时转冷：“谁定的一日翻一番的规矩？是港督？还是英女皇？”

“是我，章发辉定的！”章发辉冷笑道，“不服还是怎的？”

这时来客中另一位一直没开口的矮个子出声了：“你章发辉定的规矩，和狗屎有什么区别？”

章发辉的眼睛一下睁大了：“马远志，你这杂种，有种你再说一遍！”

马远志冷冷一笑，没重复自己说过的话，而是反问道：“你到底放不放人？”

章发辉切齿道：“不放，你想怎的？你们就是拿五十万来，老子也不放人了，你们快滚！再不滚，老子就把你们也吊起来！”

“我们滚不滚，要看我们大佬的意思了；至于放不放人，却不是你章胖子说了能算了。”马远志冷冷地说完，轻轻地眯上了眼睛。

这当儿，只见一个人影晃动，陈新庆已如闪电般扑向章发辉而去。

陈新庆的传遍半个香港的刀疤手，极为准确地扼着了胖子章发辉圆润的脖子。

在这一瞬间，他的左手，已有了一把细细的几乎还没有钢笔长但却白如霜雪的小尖刀。这刀显然是混过检查带进来的。

在这一瞬间，半眯着眼的马远志已乱拳乱脚齐出，接连打翻了三个反应较快而欲上前救助章发辉的保镖，手中且握着了抢来的一把弯刀。

在这一瞬间，尹海皮也已三滚两滚，击倒两个对手后站到了被绑在墙上的陈大辉身前。

不是平日配合惯了，不是心有灵犀，无法配合这么默契，于刀光霍霍中反转主动权。

在这一瞬间，章发辉手下的大部分人，都傻了眼。而刚刚奉他命的阿坚叫来的八个准备和尹海皮“交配”的睡眼朦胧的女子，则被眼前的惊变骇得失声乱叫。

当然，傻眼和惊叫都是一瞬间的事。

随之而来的情形是，阿坚从怀里摸出一把手枪来，指着陈新庆道：“姓陈的，你别乱来，快放开我家大佬！”

陈新庆冷笑道：“坚仔，你有种就开枪呀！你不敢开枪，你就是孙子养的……”他手中的尖刀，早抵住了章发辉的脖侧大动脉。

阿坚当然不敢开枪。他很清楚，自己的枪弹只是可能会把对手打死而已，但对手的刀却是一定会插进章老板的脖子的。这种险他当然不敢冒。

料不到的是章发辉居然极为硬气，大嚷大叫道：

“阿坚、弟兄们，快开枪，动刀，把他们都斩碎了！陈新庆，你有种就把老子脖子割断，你要不割你就不是人养的！你今日要能平安走出这娱乐城，就算老子是你养的，你这杂种……”

章胖子这么叫嚣，他手下人却并不敢动手，只是跟着呼喝呐喊而已。

而陈新庆却愈来愈得意，厉声道：“你们都给我收声！住嘴！都给我贴墙站好，否则我就宰了你们大佬！”说罢，刀口一转，便把章发辉的耳朵割了一只下来。

章发辉手下人见真的动了刀，登时噤了声。但也没有按陈新庆的要挟行事：贴墙站好。只有阿坚一人较为冷静，恶狠狠道：“姓陈的，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！在这湾仔地面，卓越组合不是好欺侮的！”

陈新庆怒道：“卓越组合不是好欺侮的，卓越组合是屎，臭不可闻！快把锁匙交出来，否则把你们都斩成屎！”又转向自己的同伙道：“马老二，搜他的锁匙。”

马远志提刀便往阿坚走去。

章发辉拼命挣扎着大叫：“开枪，开枪，打死他！”因脖子被对手有力的扼着，他的脸已涨成猪肝色了。对方见他不老实，并不存怜悯之念，而是愈扼愈紧。

这当儿马远志已走到阿坚跟前。

阿坚挥舞着手枪叫道：“你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！”

马远志冷冷的道：“你不怕你大佬成肉泥你就开枪吧！”

一持弯刀的小青年舞刀想阻止马远志行动，被马

远志一刀斩在肩上，痛得在地上直打滚。

碍于首领被制住，阿坚到底没敢开枪，尽管他心里一百个想扣动扳机打个痛快。

马远志走近他，首先下了他的手枪，然后就在他身上摸索起来。

但是马远志没在他身上搜出什么锁匙。

马远志用手枪顶住他的额角道：“锁陈大辉的锁匙呢？快把锁匙交出来，否则我敲了你！”

“枪在你手里，你想敲就敲。”阿坚耸耸肩，又说：“反正，一将陈大辉这杂种锁起来，锁匙就扔马桶里让水冲走了。”

“格老子，我日你祖宗！”马远志是四川移民，虽到香港多年，但“川骂”还是不时会从口里流出来。这个素以凶狠出名的川痞子，见搜不出锁匙，竟一脚踢翻阿坚，然后提枪大踏步朝陈大辉走去。

陈大辉这时已醒过来，有气无力的叫了声“二哥”。

马远志向陈大辉点了点头，举枪对着锁住他的链锁便打。

三枪过后，锁链开了。马远志扶起陈大辉道：“怎么样，要不要皮老三背你？”

陈大辉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必。给我一把刀。”

“好样的。”马远志把手中的弯刀递给了陈大辉。

陈大辉一接过刀，便冲向章发辉。章发辉一帮手吓吓得乱叫：“你不要乱来呀！”并有好几个人向陈大辉冲来。

陈大辉返身一刀，把冲最前面的一人砍翻了，可着嗓门大叫：“谁敢上来，陈某把章发辉也这般剁了！”

全场为之气夺。陈大辉又返身把刀按在章发辉肚皮上，恶狠狠叫道：“章肥猪，你再说一遍我叫陈大辉不妥，我就把你的猪肠子掏出来！”

陈新庆担心陈大辉真个把章发辉剖了腹，当下急说：“辉仔，别胡来，先走了再说！”拖了章发辉便走。

哪知章发辉不甘当人质受制于人，竟出语激陈大辉道：“姓陈的，你算个卵，你凭什么‘大辉’？你有卵胆把老子的肠子掏出来！”

“你娘个死猪，看我这把刀有没有胆掏你的肠子！”陈大辉叫嚷的同时，竟真的把弯刀撅进了章发辉圆鼓鼓的肚皮里。

章发辉挣扎着叫了声道：“扎得好。”当下便昏了过去。

而他手下一帮子人，则全“呼啦”一声围了过来。

陈新庆大惊失色，急叫道：“弟兄们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了！”扔下章发辉便往门口冲。对方有两个冲得快的人前来阻截他，被他三下两下便撞倒了。

陈大辉知道自己闯了祸，当下非但没逃，反而舞刀迎向对方道：“狗杂种们，不怕死的就让陈某赏你们几刀吧！”完完全全摆出了一副拚命的架势。

但马远志和尹海皮冲到了他的跟前，气急败坏的叫道：“快走快走，别再给大佬添拖累了！再不走，会拖累几个人都死的。”

陈大辉后悔不迭，忙道：“好的，好的。你们俩在

前，我断后。”

就听马远志厉声道：“你断后个屁！皮老三，你冲，我来照料后路。”

当下三人背靠着背，便往门口奔。马远志手中有柄枪，章发辉一帮手下并不太真敢上前搏命。

三人不还没奔到门口，陈新庆已提着一截大棒上来接应他们了。陈新庆冷着腔道：“大堂有埋伏，章发祥领着一帮人守在那里了。咱们千万小心。”

话音甫落，便听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道：“弟兄们注意了，不要放走了半个！”

陈新庆低说：“是章发祥的声音。大伙留心了，这章发祥可比他哥老成持重得多，切不可落在他手里。”

当下陈新庆四人边说边往门口移动，朦胧的灯光下只见四条人影时急时缓，显得极有章法。阿坚一伙虽没追杀上来，但却不断地把酒瓶子等杂物朝他们砸过来，还大着嗓门叫喊：“二当家的，刀疤手他们往大堂逃了，小心别让他们溜了！拦住他们，把他们的子孙根割掉！”

料理后路的马远志终于忍不住了，叫道：“惹老子开杀戒，那就试试吧！”随即手一甩，往后开了一枪。

枪声一响，嘈杂的气氛都镇住了。

这当儿，陈新庆和尹海皮都已到了门边，探头朝大堂窥视了解情况。不料不窥犹可，一窥，立即招来一阵枪击。尹海皮只觉肩胛一麻，已知中了一枪，当下急忙就势贴地一滚，滚到了一座高大的名贵花瓶后面，大叫道：“你娘的，有种再朝老子开枪！”回答他